

西藏丹薩替寺尼泊爾鎏金銅佛

—南亞文化圈宗教藝術—
之三



葛婉章

分論二：環喜馬拉雅地區金銅造像藝術

西藏藝術是藏學 (Tibetology) 研究的一門課題，內容錯綜複雜，主要因素在於教派分支傳承譜系龐大，諸佛圖像化身多端。初期西藏藝術研究偏於圖像，冀期理出千佛頭緒，早在一八二五年前後，匈牙利學者喬瑪 (Alexander Csoma de Krs, 1784-1842) 首開西方學者由藏文文獻研究西藏之風，時人譽為「西方西藏學之父」。其時喬瑪已經留意宗教圖像問題，從西藏大藏經《丹朱爾》(Tanjur) 摘錄佛像比例、尺寸、線條等經文，作為繪畫技法例證 (Theodore Duka, *Life and Works of Alexander Csoma de Koros*, 1972, p.50)。一八六四年，高德文奧斯頓 (Godwin-Austen, M. H.) 的〈拉達克、桑噶爾等地宗教素描與神像輪廓之運用系統〉(On the System Employed in Outlining the

Figure of Deities and other Religious Drawings as Practiced in Ladakh, Zaskar, etc., pp. 151-154)，描述畫法細節也偏於圖像範疇。一八九〇年，尤根潘德 (Eugen Pander) 將乾隆十二年 (一七四七) 章嘉三世若必多杰 (一七一七—一七八六) 所編《諸神佛像三百幅》譯為德文，以《章嘉呼圖克圖神像集》(Das Pantheon des Tschangtscha Hutuktu: Ein Beitrag zur Iconographie des Lamaismus) 之名在柏林刊行。韓儒林《青海佑寧寺及其名僧》論及此一譯作重要性：

(此書) 刊行於柏林之後，遂成為歐洲喇嘛教佛像學家重要之參考書。一九二一年，俄人 Mozelesky 依潘德書重譯為俄文，刊於哈爾濱。俄國佛學泰斗歐登堡 (Sergius von Oldenburg) 一九〇三年於聖彼得堡所刊行之《三百佛像集》(Sbornik Izobrazheni 300 Burhanov)，亦俱本游戲金剛 (章嘉) 書。

近年來學界趨向藝術風格研究，針對某一教派特定寺院實地調查，不失為定位良策。猶如田野考古，優點是擇專題而深入彼時斯地，在重複的形式、技法中累積交集特色、驗證某一作坊或群體風格。更重要的是，在群體中常隱藏某種外來風格：有些是從外地請來佛像，譬如近年在西藏西部寺院中，發現大量印度西北喀什米爾、巴基斯坦斯瓦特金銅像（Ulrich von Schroeder, *Buddhist Sculpture in Tibet, Vol. I: India and Nepal*, 2001）；有些是外來藝師在本地學徒協助之下，在當地完成之作，如西藏中南部丹薩替寺的尼泊爾金銅像。「隱藏」並非誇大之詞，因為在西藏風俗，慣於為銅像重新泥金顏面，歲月滄桑殆失，當年原貌多難辨識。這種鑑定非僅靜態群組的形式、鑄造技法的分析，或「發現」外來之像、以成全原創地造像史的研究；它的存在（點），比文獻更有力地證實彼方此地的交流歷史、風格流動的路徑（線），再輔以文獻所載相關佛寺之通好、僧侶的交往，架構出西藏藝術的因陀羅網（面）。

從這個角度觀察，「泛西藏」金銅像的主題展覽，亦可打破以（今日）「國界」區分的傳統展出形式，而配合主題研究，涵蓋環喜馬拉雅山麓的相關地區，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在此泛西藏的交

流網面上，絕大多數網珠（寺院）已經研究而有清晰風貌，譬如西藏西部古格地區（Guge, 今阿里）扎布讓寺（Tsaparang）、紅寺、白寺、托林寺（Tholing）、拉達克地區阿奇寺（Alchi）、薩斯坡寺（Saspol）、巴果寺（Basgo）、皮央寺（Piyang）、里吉寺（Likir）、喇嘛玉茹寺（Lamayuru）、印度西北喜馬查的達布寺（Tabo）、西藏中部後藏（Tsang）地區葉瑪寺（Yemar, 又名艾旺Iwang）、勒薩寺（Nesar）、江普寺（Kyangphu）、扎塘寺（Drathang or Dranang）、夏魯寺（Shalu）、納塘寺（Narthang）、覺囊寺（Jonang）、扎什倫布寺、薩迦寺、翱爾寺（Ngor）、白居寺、達龍寺，西藏中部前藏地區拉薩大招寺，布達拉宮，西藏東部類烏齊（Riwoche）、德格八蚌寺，寧夏地區西夏遺址黑水城（Kara Khoto）。

本文選擇丹薩替寺（Densatil）發表初步意見，第一、丹薩替寺研究罕見，但在西藏金銅造像史，丹薩替寺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反映南亞宗教文化網絡（貝葉文化圈、與印度教共同的怛特羅Tantra義理）向北延伸至西藏的面相。第二、丹薩替寺造像具有一定水準，成為近年西方博物館及私人典藏新寵，文物市場開始出現贗品，從正面角度思考，贗品反照真跡，瞭解贗品亦培養鑑定眼

力必備條件。第三、本院購藏及受贈金銅佛中，有兩尊彭楷棟先生舊藏，筆者認為是丹薩替寺精品，特刊於此，敬請讀者法眼鑑賞。

丹薩替寺歷史沿革

西元一一五八年（藏曆熱迥土虎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噶舉派祖師塔波拉杰的高徒多吉杰布（一一一〇—一一七〇）來到帕木竹地方（今西藏山南地區桑日縣降地區帕竹溝上游），在信徒奉獻的土地上，建立了丹薩替寺（全名林間普賢了義樂園沃敏丹薩替寺）。其時他心中所思，皆是宗教情操：

「帕」是無生法之身，「木」是法界性之智，「竹」是解脫眾生之苦，（此地）必將利益眾生。

這時他已近乎知天命之年，精通文法、醫學、繪畫及噶舉派一切教理。先師塔波拉杰曾經宣稱：

我們（塔波與多吉）之間沒有什麼區別，所有僧人都要尊重他。

這樣的加持，使他儼然已是一代宗師。也許他並未想到，老師辭世之後，丹薩替寺的建立，帶給他弘法生命中另一個高峰。信徒如潮水般地湧入，噶舉派發展出「帕竹噶舉」支派，人們尊稱他為「帕木竹巴」、帕竹噶舉的創始者，丹薩替寺成為帕竹噶舉的主寺，及日後所有噶舉教派分支寺院的源頭。

丹薩替寺建寺至今，已然八百四十六年。看到此寺的鑲金銅像，猶可想見昔日尼泊爾藝

師的身影。有關尼泊爾藝術與薩迦教派的關係，研究論文甚多，而噶舉派的丹薩替寺，又是怎樣的歷史因緣，造就了它的尼泊爾金銅藝術？

首先必須提到噶舉教派與阿里貢塘的關係。阿里貢塘位於西藏南境，在今吉隆縣西南與尼泊爾交界之處。這裡是噶舉派祖師密勒日巴（一〇四〇—一一二三）誕生之地，十三世紀元朝統領西藏之前，一直是帕竹噶舉的領地。此地是西藏通往尼泊爾的古道，在今道樟木（中尼友誼橋是兩國分界）之西，由此南行以今日的車速，一天內即可抵達加德滿都。西元七世紀唐使王玄策的出使印度、八世紀印度蓮華生大師的入藏、十八世紀清軍將領福康安的攻打尼泊爾，均曾經過阿里貢塘，尼泊爾藝術傳入丹薩替寺，即基於這樣的地緣背景。

帕木竹巴圓寂之後，止貢巴仁欽貝（覺巴大師，一一四三—一二一七）繼任為丹薩替寺第二任法嗣（寺主）。覺巴三十九歲那年（一一八一），在帕竹修建吉祥火焰靈塔，即從尼泊爾訂作金質的靈塔華蓋。一一九八年，他在丹薩替寺修建大經堂，以三十二根大柱象徵三十二相，此大經堂，就是日後靈塔及銅像安住之地。雖然如此，丹薩替寺似乎每下愈況，一二〇八年，眼見先師創建之寺「破敗不堪」，他作了一個重大決定——

覺巴選擇豪族出身的朗氏家族僧人扎巴迺（京俄巴大師）為繼承人、第三任法嗣。從此法嗣一職，由朗氏家族世襲繼承，朗氏以龐大的財力，長期護持丹薩替寺，是金銅工藝得

以延續的關鍵。十三世紀以後在蒙元統治時代，雖然薩迦派勢力最大，阿里貢塘轉為薩迦教派領地，但京俄巴擅長外交，與薩迦派四祖薩迦班智達·貢噶堅贊（一一八二—一二五一），及進軍西藏的蒙古多達那波部隊，均維持良好關係。伊兒汗國的蒙古統治者旭烈兀，亦曾餽贈文物給丹薩替寺。在此財力無虞、政教穩定的背景下，帕竹噶舉開始在丹薩替寺大經堂興建靈塔，逐年累積架構出規模宏大的金銅世界。

西元一三四八年（元朝末年，順帝至正八年），朗氏家族的絳曲堅贊（一一三〇—一二三六）推翻薩迦政權，建立帕竹政權，噶舉派取代薩迦派，成為西藏最大政教勢力。絳曲堅贊一方面持續推動鑄造靈塔及尼泊爾金銅造像，另一方面，他在澤當地區另建澤當寺（一三五—），投下了一個重要變數。帕竹政權移往澤當，丹薩替寺漸趨沒落。至十七世紀，格魯派統一全藏，帕竹政權名存實亡，帕竹噶舉的世系傳承因此而斷絕，澤當寺改宗格魯派，丹薩替寺亦歸屬格魯派色拉寺管理。從此，這個雅魯藏布江畔的山巔古寺，幾乎從世人記憶中消逝，寺中金銅偕同歲月沈寂了數百年，至一九六〇年代文革「十年浩劫」，丹薩替寺文物幾乎全毀，倖存者除部份運往桑日縣歸官方保管，其餘就此流落四方。

丹薩替寺大經堂靈塔銅像

近十年來，繼達龍寺之後，西方文物界興起一股丹薩替寺熱潮。法國文物商在網路上架

構「丹薩替寺網站」，大張旗鼓「尋找」丹薩替寺鑲金銅佛。一隻「可能出自丹薩替寺」的銅手臂或銅足，開價約一千美金，至於完整的一尊圓雕或一塊浮雕，如美國著名收藏家John G. Ford的〈龍天〉，由學者Ulrich von Schroeder鑑定為真，售價約台幣二百萬元。兩千年紐約蘇富比拍定一尊，高達約台幣四百萬元。

也許會問，重新現世的丹薩替寺金銅佛像如此之多，有可能嗎？自十三世紀至十七世紀，以大經堂為主，前後鑄造了十八座青銅、紅銅靈塔。最早建於一二六七至一二七〇年，當第四任法嗣溫杰瓦仁波齊晚年。其次兩座紅銅鑲金靈塔由拉達克國王供養，約建於一三〇〇年，當第七任法嗣京俄尼曲巴扎巴仁青（一二五〇—一三三〇）時代。一三七〇至一四〇〇年間，約第十一任法嗣京俄索南扎巴（一三五九—一四〇八）、第十二任法嗣京俄白丹桑波（一三八三—一四〇七）、第十三任法嗣京俄索南扎巴（一三八〇—一四一六）時代，再建四塔。第十四任至第十六任法嗣京俄索南堅贊白桑波（一三八六—一四三四）、京俄次阿巴扎巴迺奈（一四一四—一四四八）、京俄索昂吉旺波時代，約一四三〇至一四八〇年間，陸續又建六塔。最後五塔，建於一五六四年至西元十七世紀格魯派統治之前。

據一九二〇年拉斯熱巴所載《羅榮教派源流》（收於《丹薩替寺目錄》的〈噶托道場記〉），大經堂靈塔銅像高達「兩千八百」尊，堪稱驚人。這些佛像皆遵循儀軌配置，以高四

尺、歷十二年修成的金銅質堅俄巴靈塔為例：

銅塔的底座部分，包括兩層圓形塔身、再上一層四角八面級層，其外壁均規畫為佛龕樣式，浮雕各形護法，如大黑天、財寶護法、龍王、天王、地神母。再往上逐層發展，塔身縮小，供奉圓雕或鎚鏤佛像，依序是佛陀像，密教諸佛像如下密層的金剛空、金剛杵，無上瑜伽密的吉祥喜金剛、時輪金剛、密集金剛、勝樂金剛、金剛亥母，最上層為噶舉派高僧祖師像。據〈噶托道場記〉描述，有「赤金、金銅質、塔頂鍍金汁」等式，而其他地區如經院中靈塔，則多「土質」，兩者相較，品級立判。

閱讀拉斯熱巴，猶如驚見和氏之璧，或一扇褪色朱門後的昔日繁華。遺憾的是，這兩千多尊浮雕、鎚鏤或圓雕佛像，在文革撻伐中「消失」了。所幸的是，一九四九年，西藏藝術史先驅杜齊（Tucci, Giuseppe，一八九四—一九八四）及隨行攝影師米勒（P.F. Mele.C.），以文字（Tibetan Painted Scrolls）及攝影集（*One Of The Eighteen gDan—samthil (Densatil) Stupas*）為歷史留下見證，使《丹薩替寺目錄》得免於重蹈古佚經的宿命，至少讓我們知道：在文革以前四十年，這個落魄而沈寂的佛寺，曾經擁有如此重要的金銅像群。

於是阿里貢塘西藏、尼泊爾古道與丹薩替寺的關係、絳曲堅贊的作為，都成了具有意義的史事。絳曲堅贊將薩迦文物運至帕竹寺，其中也許有部分運至丹薩替寺。《一世達賴喇嘛傳記》留下了尼泊爾藝師在丹薩替寺的紀錄。

從現存遺作可見，丹薩替寺靈塔銅壁上，出現與薩迦寺唐卡壁畫同樣的構圖，是否這些尼泊爾藝師曾往來兩寺、參與工藝，而供奉於丹薩替寺靈塔上的圓雕，甚至有可能為薩迦之作。丹薩替、薩迦兩寺的工藝交流，實在值得進一步研究。

越過文革以後這一段歷史空白，串連一九二〇年拉斯熱巴的目錄，一九四九年米勒的寫真，與最近十年陸續現世的丹薩替寺文物，其中有甚多值得推敲、回溯的流傳演變。大體而論，丹薩替寺鎚鏤紅銅片或青銅、紅銅鑄像，有兩種群體風格，其一為西藏博物館、奇美博物館、美國收藏家 Marie Jose Rossotto d'Harcourt、Kronos等作，屬於「丹薩替寺式」的尼泊爾樣式；另一種如紐約收藏家 Zimmerman之作，屬於比較漢化的樣式。如前所述，此寺造像時序連綿數百年，在集體風格之下，每一片銅壁浮雕板及塔座圓雕，必然會因鑄作時間、參與藝師之不同，而有個別差異，這是無庸置疑的。佛塔是銅鑄中空以安奉舍利，近年現世的高浮雕銅板（Panel），均取自塔壁底層，多為浮雕護法與銅壁合鑄的厚重銅板，也有少數浮雕像與銅壁分鑄後合成，如現存奇美博物館之作（朱林澤賜告，謹致謝），因此，類似Kronos所藏從銅板卸下的單尊龍天，也就不足為奇。

一九八七年時，筆者據 Ulrich von Schroeder著作《印度—西藏銅像》（*Indo-*



Tibetan Bronzes, 1981, p.462) 的兩則 Melic 攝影照，及現存巴黎居美博物館〈西天王像〉，推論新田舊藏的故宮金銅佛〈南天王像〉【圖二】為丹薩替寺之作（參一九八七年故宮出版《新田集藏：金銅佛造像特展圖錄》及一九八八年



《故宮文物月刊》第六十五期拙作）。此次參與彭楷棟先生捐贈圖錄，再見一尊〈大黑天像〉【圖一】，應該也是出自丹薩替寺。隨文蒐羅相關資料【參考圖版】，提供讀者自行研判。 ㊦

圖一 大黑天 十四~十五世紀 高三二·六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南天王 十五世紀 高六七·八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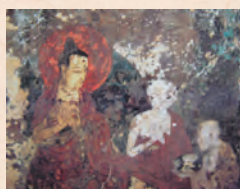


圖1-5



圖1-4



圖1-3



圖1-2



圖1-1



圖2-4



圖2-3



圖2-2



圖2-1



圖5



圖4



圖3

參考圖版

- 圖1 二〇〇二年 丹薩替寺實景
(1-4為Koch攝影，5出自旅遊手冊)
- 圖2 一九四九年 丹薩替寺靈塔實景 P.F.Mele攝影
- 圖3 龍王菩薩 十四～十五世紀 美國The Kronos Collection
- 圖4 龍王菩薩 十五世紀 義大利文物商Renzo Frechi
- 圖5 龍王菩薩 台南奇美博物館藏
- 圖6 吉祥天母 十五世紀
美國亞特蘭大Emory大學Michael C. Carlos 博物館藏
- 圖7 龍王菩薩 十四世紀 台北蘇富比公司
- 圖8 龍天 十四世紀 高三八·一公分
美國Zimmerman Family Collection
- 圖9 龕柱人物四臂觀音與度母立像 十五世紀
高二七·五公分 澳洲文物商Arts of Asia
- 圖10 四天女 十四世紀 北京首都博物館藏



圖9



圖7



圖6



圖10



圖8



圖15



圖14



圖13



圖12



圖11



圖18



圖17



圖16



圖22



圖21



圖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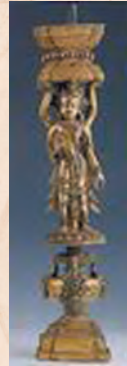


圖20-3



圖20-2



圖2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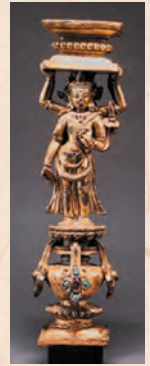


圖19



圖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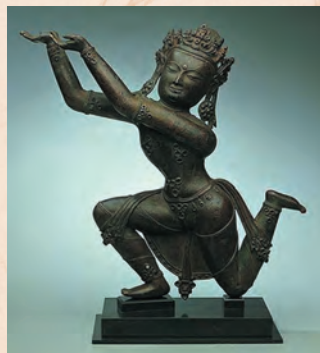


圖25



圖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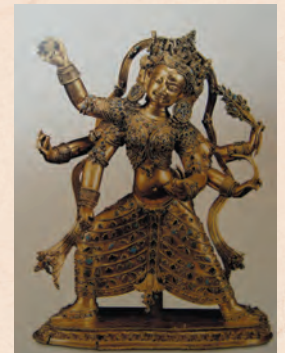


圖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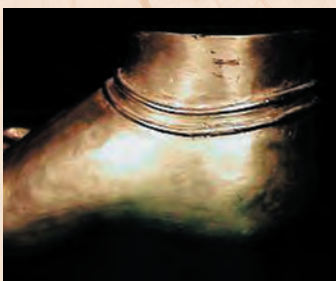


圖30-2



圖30-1



圖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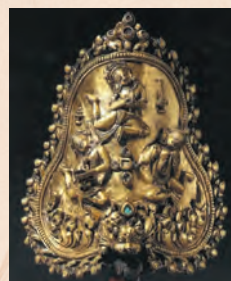


圖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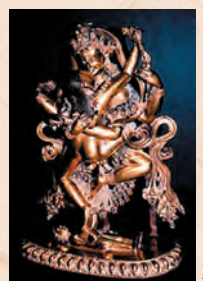


圖27



圖30-6



圖30-5



圖30-4



圖30-3



圖31-2



圖31-1



圖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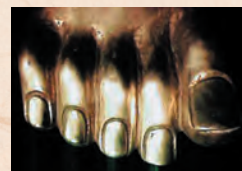


圖30-7



圖31-6



圖31-5



圖31-4



圖31-3

圖11 四天女 十五世紀 香港Francois Mandeville 藏

圖12 天女殘片 十六世紀 澳洲文物商Soo Tze Oriental Antiques

圖13 左四天女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

圖14 右四天女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

圖15 背龕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

圖16 雙鹿法輪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

圖17 銅板 背面 鎚鏤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

圖18 銅板正面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

圖19 龕柱人物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

圖20 龕柱人物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

圖21 龕柱人物 四臂觀音菩薩及度母 十五世紀
高三·六公分 紐約佳士得拍賣目錄Lot.105(2003.03.27)

圖22 四臂女尊 十四~十五世紀 高二九公分 西藏博物館藏

圖23 大孔雀佛母 十四~十五世紀 高三四公分
美國Marie Jose Rossotto d'Harcourt藏

圖24 護法 十五世紀

圖25 龍王 十五世紀 高四二公分

美國新墨西哥州文物商Peachful Wind

圖26 阿閼如來寶冠佛 十五世紀 高一五·二公分
美國紐約文物商Kapoor Gallery

圖27 時輪勝樂金剛 十四~十五世紀
法國巴黎亞洲文物顧問公司與澳洲墨爾本文物商

圖28 天女 十六世紀 高一九公分

紐約佳士得拍賣目錄lot.61(2002.03.20)

圖29 摩揭魚 十五世紀 高五二·五公分

紐約佳士得拍賣目錄lot.65(2002.03.20)

圖30 足殘片 十六~十七世紀

圖31 手臂殘片 十六~十七世紀 美國阿肯色州文物商

圖32 手臂殘片 十六~十七世紀 美國阿肯色州文物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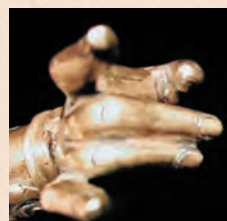


圖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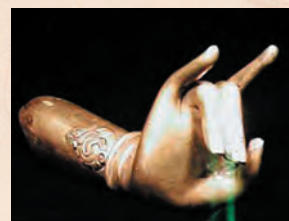


圖32-1



圖32-4



圖32-3



圖32-5



圖32-7



圖32-6